

儿时记忆中的农活

◎李成亮

父母年龄大了,我多次劝说他们来城里和我一起住,这样我照顾他们方便,可他们不肯,说是住在农村那几间土屋里心里舒坦。没办法,我只能在每周的周末回去看望他们。上个周日下午回家,到家时已经三点多了,父亲非要我和他用自制的简易小镢到坡里种上半亩大豆,说是过年时做豆腐用。多年不参加劳动了,还真有点不适应,不一会儿我就累的满头大汗。坐在地头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儿时参加生产劳动的场景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自我感觉懂事挺早,从小就知道主动帮家里干点活,分担一下老人们的重担。刚上学时,家里喂着一头猪和几只我喜爱的家兔,每天下午一放学就背起那大小和我相适宜的草筐去割草。总感觉父母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已经是很辛苦的了,割草是我分内的事。那个年代,全村人都是在自己垒的锅灶上拉风箱烧柴做饭,所以烧柴也就很是稀缺,拾柴更是很困难的了。每逢周末、节假日,我先把作业做完,然后约上伙伴,背起草筐去拾柴。拾柴最常用的方式是扛着一个小镢头去大树下挖树根,背回家晒干后再烧柴做饭,偶尔能找到一个小树墩,就得用上半天功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刨下来,自己都背不动,得回家叫父母去弄。有时跟着稍大点的孩子才敢去较远的地方去捡,否则迷路就回不了家了。因为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所以学习上没有压力,少年时候的大部分时光是伴着割草拾柴度过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分了十几亩地。1982年我考上了稍门中学,叔叔也应征入伍。随后那几年我们两家就在一起干农活。当时学校放暑假和秋假,让学生帮助家长劳动。尤其是麦收季节,烈日炎炎,天气变幻莫测,就得争分夺秒抢抓抢种,与时间赛跑。当时,家里没有牲畜,无论是收割运输,还是轧场全是人力。爷爷性子急,白天活干不完,夜里睡不着觉。每天清晨,星星还满天呢,爷爷就领着我下地,弯下身子,一声不吭,就让镰刀飞舞起来。往往是太阳刚露头,身后的麦子被捆成一个个整齐的麦个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最让人头疼的是用太平车子从坡里向麦场里推那些用草绳子捆好的麦个子,装满车子后由于个子小根本看不见前面的路,再加上去田地的都是羊肠小路,崎岖不平,只能约摸着向前走,碰到障碍物翻车那是经常的事情。一亩地要推一二十趟。记得一次推着车子刚到麦场里还没来的及卸车,就累的瘫坐在原地睡着了。

也就在那年秋后,爷爷花了九十块钱买了一头小黑牛,说是等它长大后替我们干农活。从那时起我也增加了一项常规劳动,每

周星期天上午完成作业,下午和爷爷用铡刀给牛准备一周的草料,有玉米秆、麦秆等。铡完收拾利索后,再把书包和干粮系在一起搭在肩上,步行去六里外的稍门中学上晚自习,从那时我就练就了健步如飞的快节奏。

1985年我初中毕业,赶上农村种棉难、卖棉难,当时家里种了二亩棉花,棉花采摘晒干后去稍门收购站卖棉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每次都是骑自行车去的,在自行车后座上平行捆绑上两根一米来长擀面杖粗的的木棍,把棉花包牢牢捆绑住,每包大约七八十斤的样子。印象最深的那次,凌晨三点,父母把车子给我装好,我用太平车推着两大包棉花,一百七八十斤,独自一人,借着月光,走在乡间那条崎岖不平的沙土路上。我最怕的是万一车子歪了自己根本扶不起来,只能等到天亮后有人路过帮忙。跌跌撞撞地走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收购站门口。我一看,头立刻就大了,大车小车,一辆紧挨着一辆,密密麻麻,挤的水泄不通,足有二里地长的样子。我只能推着车子来到队伍的最后面,慢慢地等,半天也挪了几步。父母给我带的干粮早就吃光了,口渴的要命,卖冰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一直坚持着没有掏出父母给我准备好的一毛钱买冰棍吃。早已过了正午,还是在原地转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索性推着车子插到棉站门口,盼望着奇迹出现,碰到个熟人,尽快把棉花卖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头偏西时,邻村在棉站上班的一个表哥回来交接班。我上前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央求他帮一忙。自然不一会问题就解决了,揣好卖棉花得来的钱,在他人羡慕的眼光中,推着太平车扬长而去。

后来,家家户户都买了拖拉机,农业逐渐实现了机械化,但麦收的节奏也加快了。抢收时节,烈日当头,与时间赛跑,一刻也不能耽搁。往往是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中午阳光最刺眼的时候是轧场的最佳时机,晒了一上午的麦子粒皮最容易分离。开着拖拉机一圈圈的轧场,有节奏的颠簸和机器的轰鸣让人头晕目眩,转一圈虽然只有二十几秒的时间,朦朦胧胧中能打好几个场。有一次迷途中竟然把拖拉机开进了场边的麦秸垛里,好在没有酿成大祸。

这几年我离家远了,工作也忙了,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好了,也就不再种那几亩地了。但我那土生土长的本性以及和土地斗争了几十年的深厚感情依然存着。从春耕细作到秋收秋种,从推车牵牛收种到开拖拉机,收割机机械操作,不说样样精通,也算是一经历过。我自诩是一把庄稼好手,秘诀就是勤俭持家,经验就是勤奋工作。

作者单位:济阳街道中心小学

善美济阳,伴我成长

◎丁相丽

2010年5月初,因老公工作调动原因,怀抱当时刚满4个月大的女儿举家来到济阳,租住在当时来说各方面条件还不错的小区,正因远离了偏远的老城南市区,尤为显得冷清和荒凉,入住率也不算高。初入济阳,格外新鲜,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老公的工作异常忙碌,经常出差到外地,家中只有我和年幼的女儿,得益于小区的环境和当地治安,加之邻里之间的友善,一直非常平安和谐。

作为一位妈妈照顾孩子是天经地义之事,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世界总是围绕孩子,很容易与社会脱节,经历过内心的思想搏斗与眼前的现实,随着女儿渐长,外出工作的心也已掩藏不住,期间也换了几份工作,接触到部分纯朴的济阳人,到今天有一群已经成为了知心闺蜜。她们依然记得第一次见我时的稚嫩,都说我这几年成长的很快。有时闺蜜之间开玩笑,问:有那么多的大城市,你为什么来济阳呢?我笑着说:因为缘分,要遇见你们呀!朋友情,让我在他乡又多了一份留恋。

生活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在长达6年的租房生涯,期间也搬家数次,眼看女儿要上一年级了,和老公白手起家,在银行贷款购买了一套学区房,从此真正的算是在济阳扎了根,定了心,我们买房的第二年房价就上涨了一倍,庆幸当时的坚持和选择,虽然在那时看起来像我们这样的奋青买房也是很吃力的事情了。只要心中有信念,眼前的苦难都会过去,生活只会越来越美好。

随着生活的稳定,我也加入到有一个有前途的知名企业,从一名普通销售做到了

主管,今年是我入职的第六年,在公司我深受公司领导的理念熏陶,认真负责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客户,做销售做的既是公司品牌,又是个人品牌。在跟客户接触中,大力推广济阳的特产和风景,逢年过节寄点济阳特产给客户,像济阳的垛石驴肉、富硒西瓜、黄河大米小米等都获得客户一致赞美,并邀请我们天南海北的客户共聚济阳,来领略济阳风光。

因自身体弱,有缘通过老公的带动结识了济阳的一群热爱运动,热爱跑步,积极向上的“劲跑团”跑友们,每周六相约聚跑,不定期的参加各地马拉松跑步,这是一只充满活力,正能量的团体。他们都是来自济阳各大公司和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共同的理念聚集在一起,而且我们的劲跑团口号是:善美济阳,越跑越强!未来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团体,一起跑出健康,跑出济阳,跑向世界!

济阳的人文和城市建设发展也越来越好,招商引资了台企和其他知名企业入驻,绿化也越来越规范,在我们小区周边建设的澄波湖风景区,也是济阳的一大亮点,环境优美,拥有健身意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三五成群,结伴前行,只为共同目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健康。

这座小城,给了我太多记忆,它,在我心中静而暖,更是一块风水宝地,无灾无难。它,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还陪伴了我女儿的成长。它,不仅是我的第二故乡,更像是我的第二个女儿,无谓风雨,我们都在一起。随着城市的建设,济阳会越来越规范化。它,是有进步空间的一座城,未来,我们风雨同行!

作者系城区居民

“闻韶圣地·善美济阳”
主题征文、摄影作品选登

本栏目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统战部、济阳区文联、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主办
邮箱地址: xjyfukan@163.com jiyangwenyi@163.com 联系电话: 84232018 84228967

鼓乡娃娃“舞”起来

◎秘 玮 赵合营

仁风鼓子秧歌是一支民间艺术的奇葩,与胶州秧歌、海阳秧歌并称为山东三大秧歌,仁风鼓子秧歌是全区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年来我们仁风的鼓子秧歌家喻户晓,它不仅活跃在国内的大小小的舞台上,更是走出了世界,走向了国际舞台。仁风镇中心幼儿园把鼓子秧歌纳入了园本课程体系,让本土文化在幼儿园得到良好的传承,感受鼓子秧歌的韵律美和内在价值,体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孩子们潜移默化地传承着仁风鼓子秧歌这一艺术形式,感受着仁风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



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

鞠慧 / 著

丁香季

小说连载

济南出版社

“梅老师你这话可有点不负责任呀。金春雨同学出去作报告,这是大家对她的信任,你怎么说是毁了她呢?不就耽误点时间嘛,金春雨同学底子那么厚实,还怕耽误这点时间?梅老师,关键时候要看清形势,认清大局,不能因小失大。”王副校长狠狠地批评了她。

但她并不服气,什么形势什么大局?目前的形势就是再这样下去金春雨真的可能被毁了,这可是关系到她整个一生的大事啊!

虽然不服气,但梅晓玫老师也无奈。学校的决定,她无法更改。

金春雨看找梅晓玫老师不行,就决定去找王副校长。这样的日子,她实在是无法过下去了。不定啥时就被从教室里叫出来,坐上车就走,这样的日子,让她有了些恐惧。

在教室里,看到门外有车路过,她就忍不住想,不会又是来叫我的吧?有时看到梅晓玫老师从门前路过,她也会担心:是又来叫我出去的吗?她想,跟王副校长说,再也不出去了。不管哪个学校,她坚决不去了。

但当她敲开王副校长办公室的门,见王副校长和蔼地微笑着,请她在椅子上坐下时,她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了。

还是王副校长开口道:“你找我有啥事吗?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能做到的,我们学校一定会尽力做。”

金春雨看着和蔼地微笑着的王副校长,话在嘴边来来回回滚着,她却不好意思讲出口。过了好长时间,她想这次不说出来以后就更不好说了,咬咬牙,眼睛望着窗外,低声说:“王校长,我能不能不去作报告了?”

“是怕影响学习是不是?”王副校长依然和蔼地问。

金春雨用力点了点头。

“学习的事学校也替你考虑了。往后任谁再来咱也不应了。不过已经应下的几个咱不去也不好是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应下的几个你先去,学习要是真的跟不上的话,暑假的时候学校派专门的老师给你辅导,行不行?”

王副校长既然说到这里,金春雨虽然有些无奈,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她点点头,退出了校长办公室。

无奈也罢恐惧也罢,金春雨还是要不耻到某个小学或中学去作报告。班主任她也找了,分管的校长她也找了,毫无结果。她是这里的学生,又怎么能不去呢?

金春雨很苦闷。想到有那么多功课没时间做,她觉得心里堵得难受。还有那个MP3,都拿回来这么多日子了,也一直还没有送给周钰。那天她看到周钰拿了一只MP3在听歌,当时心里猛地响了一下,周钰买MP3了?都怪自己,没有及时送给他。当时她后悔得直想打自己几

巴掌。后来她才知道,那只MP3是周钰拿同学的,那时,她的心才稍稍松了一下。

不能再等了,这样等下去,猴年马月也没有机会。再说,如果周钰真的把MP3买回来了,自己还不得后悔死。下定了决心,再回宿舍的时候,金春雨就把锁在箱子的那只MP3拿出来,放在随身的包里,准备找机会送给周钰。

以往,好像有很多能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比如在教室里,在回宿舍的路上,在水房里,可是,真要找机会了,却没有了。整整两天,金春雨也没有发现跟周钰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哪怕只是一分钟,也没有过。怎么办呢?MP3不能总是背来背去的呀,万一丢了?万一被同学看到了问起呢?还有就是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去作报告,带这些东西多不方便呀。

整整一节课,金春雨都在想着办法。最后,她鼓起勇气,写了个纸条,趁周钰不注意,放在了他摊在桌上的一本书里。

实在是想不出更妥的办法来了,周钰爱咋想咋想吧。做完这些,金春雨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那个晚自习,金春雨觉得从末有过的漫长。不时地,她会有种错觉,是不是下课铃声已经响过了,自己没听到呢?以往也经常这样的。抬头看看埋头或看书或写字的同学,她知道,其实并没有下课。下课的铃声,确实是没有响过。她不知道

周钰是不是看到了那张纸条,整个晚上,周钰很安静,没有拿笔敲她的椅背,也没有跟她老A这样老A那样的。金春雨没敢回头,她不知道当面对着周钰的时候,她能说什么。课间,她也没回头,装做很忙的样子,肖晓约她去洗手间,她说忙着解个题,不想去。竖起耳朵听着后边的动静,周钰像是不存在了一样。他是看到纸条了还是没看到?他是真的忙着?还是故意不出声?

今天晚上,他会去吗?伸手摸摸抽屉里的MP3,金春雨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其实那张纸条周钰早就看到了,当时他感到有些意外,他和金春雨,是那种几乎无话不谈的哥们式朋友,有什么话她不能直接说呢,还要写纸条约他出去?对着那行娟秀的字看了好久,心里慢慢有什么东西一点点冒上来,把纸条折叠好放进口袋,他打开书,书上的字一行行在眼前走过,却无法进到脑子里。以往,他也不止一次收到过女生写的纸条,有本班的也有外班的,甚至还有别的年級的。开始的时候他还紧张过激动过,后来多了,他也就不再在意了。而收到金春雨的纸条,他的心里却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升上来,让他不得不对自己与金春雨的感情重新进行一下梳理。到后来,他告诉自己,其实在心里,他是喜欢金春雨的,金春雨善良、上进、聪明,在她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学习好的女孩子的骄傲和瞧不起人。

(45)